往事悠悠

肖　华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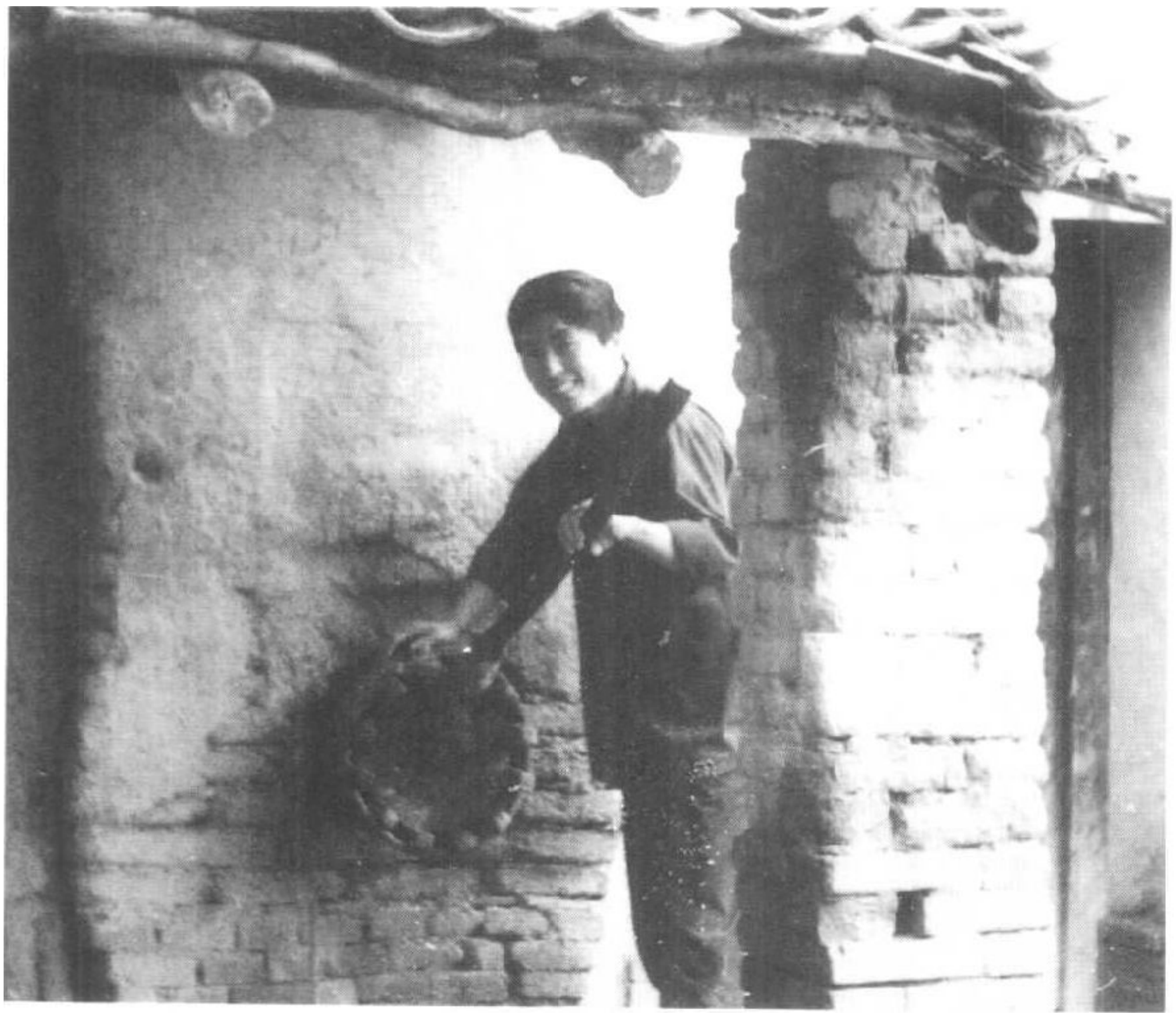
当教师时的肖华

（1 9 79年）



当工人时的肖华（197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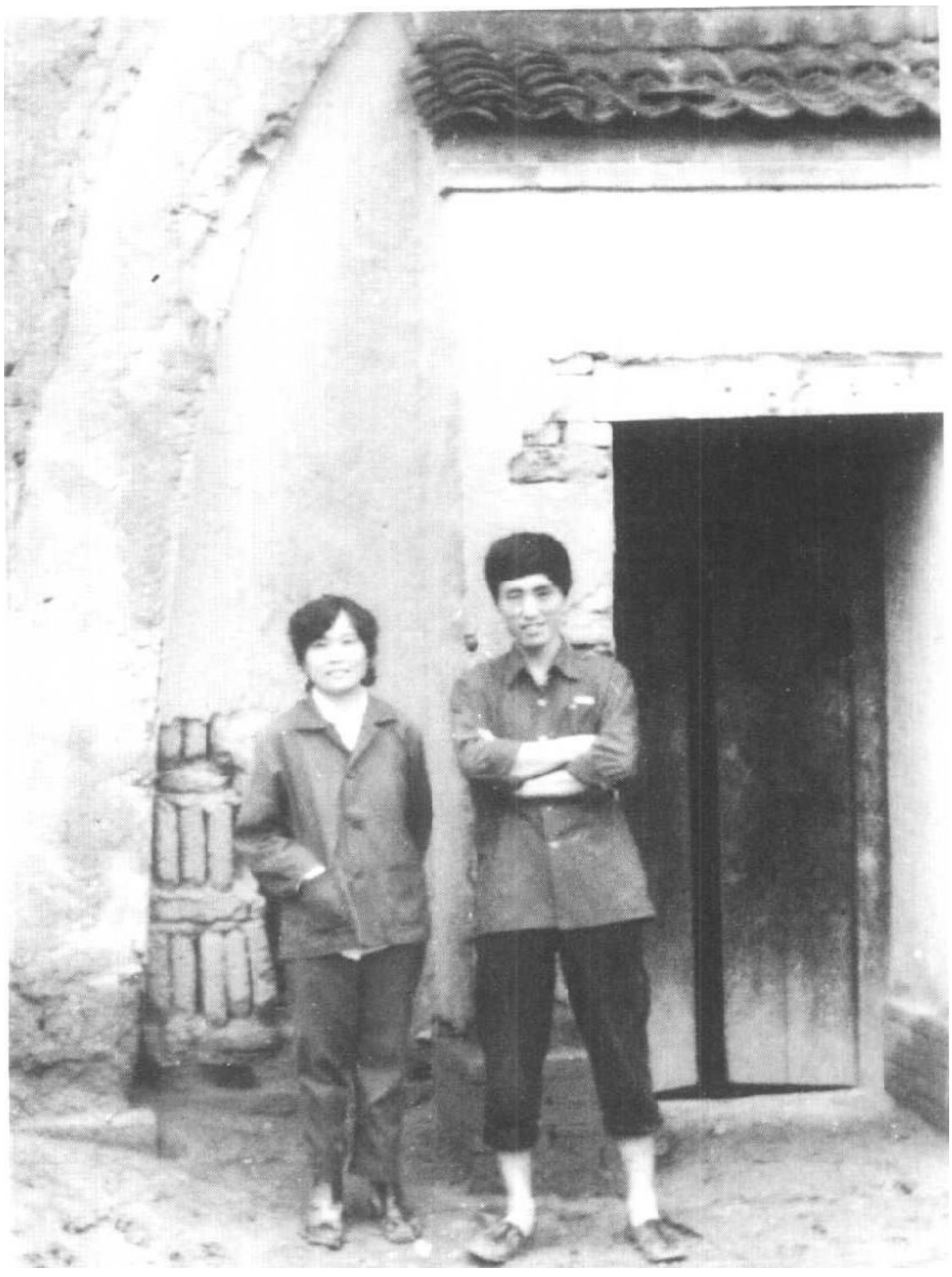
十年还乡时张艺谋（ 1981年8月22日）

十年还乡时的肖华（ 1 981年8 月22日）





十年还乡泥泞路（1981年8月21日）



“谋谋窑”十年重逢
（1981年8月22日）



陈凯歌、何群、张艺谋正在拍摄《大阅兵》　　（1985年夏）

肖华与女儿张末在家中（1990年4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住北京甘家口的那段日子
（1985年元月）



张艺谋、肖华和女儿末末（1985年）





张艺谋在北京车站为返回西安的肖华母女送行（1987年8月）

“给你说个悄悄话”——肖华与女儿张末（1987年夏）



张艺谋于西柏林获金熊奖归来，女儿末末第一个迎上飞机祝贺（1988年3月）



张艺谋获金熊奖归来，肖华与女儿张末去机场迎接（1988年3月）





肖华在西影“秦宫”（1990年5月）

肖华在北京（19 90年8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始终认为真诚地生活，默默地奉献是一种洒脱，是一种炽热和善良，是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永远记住和弘扬的一种精神。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题识

自序

我从来没有生过写书的念头，但现在却拿起了笔，追寻我逝去的从前……

我和张艺谋的友谊与爱情，从一九六五年学生时代开始，到一九八七年，整整二十二个年头。然而，这保持了二十二个年头的友谊和爱情却抵挡不住一瞬间骤起的风暴。我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愚弄和欺骗，就仿佛在我猝不及防之时被人推进了黑暗的深

渊。一只美丽的、梦幻的、理想的五彩气球在我面前爆炸。面对着纷纷撒落的碎片，我惊愕，我痛苦，我无言以对，因为那随风飘去的每一个碎片都联系着两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喜怒哀乐。我唯有沉默。我之所以沉默实在是对张艺谋的一种莫大的失望。我打算在沉默中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然而，我善良的愿望不断地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所碾碎。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文艺报》发表了一篇《张艺谋其人》的所谓报告文学。作者信口开河，把道听途说的事和想象出来的话强加在我的头上，令我不安而且恐惧。该文很快被一些报刊杂志转载，继之，新的类似的文章又不断出现。我希望做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平静地生活，我渴望安宁，我已经饮过张艺谋斟与我的一杯苦酒，而那些热衷“花边”新闻的人却还要逼迫我吞下第二枚苦果……事情已经到了我非表白便无法逃避伤害的地步。一九八八年底我开始动笔撰写此书，一

九八九年四月书稿草成，我长长出了一口气。在这期间我尝够了回忆的酸甜苦涩，可回头看看，却又为自己笨拙的笔墨羞赧。我不能活画出那些真实的人、事与情感，我不能捕捉到那些虽已逝去却依然浮现在眼前的一切，我真想将此书稿付之一炬，也许最珍贵的东西只能藏在记忆的深处，不可吐露。好在我撰写此书最终旨在寻求一种自我的宣泄和解脱，本来就无意仅让它为我作表白。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多。我不断地收到全国各地关心我的朋友们的来信，她（他）们把安慰、关心和理解送给我，她（他）们将真诚的爱心送给我，鼓励我奋进。我感慨温暖我心的所有善良的心，我无以报答所有关爱我的人，唯有这部笨劣的书稿和我的真诚。我自信这部书稿的纯朴与真实，虽然它并不“滋润”，也并不“潇洒”，但它绝不矫饰。

中国目前的无数家庭，远不是象有些人理解的那种敢爱、敢恨、活得舒展、活得洒脱的

所谓“ 自由状态 ”。某一个家庭成员的“ 自由状态 ”，势必以限制和妨害其他成员最起码的自由为先决条件。在一方也许可以得到某种“ 舒展 ”和“ 洒脱 ”，而留给另一方的也许只能是痛苦和灾难。

在实际生活中默默地作着牺牲和奉献的妻子不在少数，特别是在那些成功者的家庭里，她们为社会的前进无私地贡献着自己的一切，动机出于爱。这种爱是一种大爱至爱，一种包容丈夫、孩子、家庭乃至社会的爱，一种真正的爱。

我可以直面我的人生。毫不隐讳地说，我对张艺谋的爱是真诚的，他过去对我的爱也是真诚的！我与他相恋相爱相结合，相携相伴走过了二十二个年头，我过了二十二年真真实实的生活。要说舒展与洒脱，我认为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舒展与洒脱。我不愧悔过去了的一切，虽然我已失去了许多许多。同时我也认为现在的张艺谋在志趣上，在对人生的理解上已与我

大相径庭，他也许已经真正获得了“自由状态”。作为一个在生活中充满坎坷和苦难，曾经顽强奋斗过的人，他是否能与我一样直面他的人生？至于我，将一如既往地真诚地生活下去，并坚信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将永远接受真诚，属于真诚！

别了，张艺谋，我和女儿衷心地祝愿你迅速地穿进高粱地，奔向更加辉煌的前方。

1989年4月26日草成



我是哪里人，这个本来挺平常的问题总使我犯踌躇，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清楚。

我父亲家是北京大兴县黄村的首富。我母亲是河北安新县白洋淀人，她们家从外祖父那一辈就离开家乡来到京城。父亲则在上中学时才离开那片热土。可以说我算是个北京人。

父亲和母亲是上大学时认识的。父亲学的是政经专业，母亲学的是文学。一九四九年初，他们又一同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期满他们被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并

随军入川，参加了解放成都、重庆等战役。后来由于母亲身体不好，父母没有再随军入藏，调入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随着大区的撤销，父母转业到地方工作，从此我们家就一直在西安居住。

我们共姐弟三人，姐姐、我和弟弟。姐姐生于一九四八年，她出生刚刚八个月，父母就随军西去，把她留在北京，由姥姥抚养。我于一九五一年在西安出生，当时父母还没转业，部队上实行供给制，我就由国家雇人抚养。听妈妈说过，我是我们姐弟三人中最健壮的一个。一九五五年弟弟出生后，父母把我也送到北京姥姥家，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我才回到西安。

姥姥是一个非常慈祥、善良的老人，我爱她甚至胜过爱母亲。直到现在我似乎还没有遇到过比她更可敬、可爱的人。她的慈爱、勤俭，她的通情达理，她的宽容大度，使我永远难忘。

姥姥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我的太老爷是清末最后一批“洋秀才”，也是国家第一批官费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后曾担任过不小的职务。在姥姥那里我见过太老爷的照片：西服、礼帽、文明手杖，确有几分不凡的气度。在那样家庭长大的姥姥认得一些字，对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历史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